

□小小说

梯子

○王 辉

大院里，住户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可是放在走廊尽头的那两把竹梯始终还在；每天，它们默默地靠在墙边，随时听候人们的使唤。如今，大家都忘了梯子的主人是谁，只是用完了以后，都会自觉地将梯子放回原处，然后说一声谢谢。

到了学校放寒暑假时，这两把梯子也成了孩子们的娱乐设施，他们爬上爬下，掏鸟窝，逮知了，玩得好不开心。孩子的父母大多为外来打工者，每天东奔西忙，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孩子，只好任由他们疯玩。终于有一天，一个小男孩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胳膊，送进医院，花了一万多元。孩子的双亲都是残疾人，收入微薄，这笔钱，对这个家庭来说简直不堪负重。大伙十分同情，纷纷捐钱物想办法。这时候有人想到了梯子的主人，说，梯子放置不当，管理不善，也是酿成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梯子的主人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可谁又是梯子的主人呢？没人知道，于是便找到了居委会。后来，经调查得知，梯子的主人是一位姓李的老人，当过小学老师，多年前曾在这大院住过。老人乐善好施，古道热肠，因为家里有两把竹梯，经常有人来借，为了方便大家使用，老人索性把梯子放在院子里，不知不觉就成了公用梯子。后来，老人搬家时，没有带走这两把梯子，老人对老伴说，既然大伙还用得着，就让它们留下吧。可老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日后会发生这种事情。老人心里自然十分内疚，不但主动承担了部分医药费，还常买了东西去医院看望孩子。

老伴觉得很冤，说：“做了好事，啥也没得到，却反而惹了一身麻烦。”老人却摇摇头，说：“话不能这么说。在这件事情上咱确实考虑欠缺，有过失。不应该把孩子们给忘了啊。”

从此，这两把梯子便在院中消失了。

可没过多久，老两口又搬回到了大院子里来，并在原来的地方放了一个竹制书架，里面摆满了各种精美书籍，都是孩子喜爱的儿童读物，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写着“免费阅览”四个字。老人每天跟孩子们在一起，讲故事传知识，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俨然成了孩儿王。家长们自然高兴，也能安心地工作了。有人问：“那两把梯子去哪了呢？”老人指了指书架，笑呵呵地说：“这不还在吗？”大伙先是一愣，接着恍然大悟，原来老人将这两把梯子改成了书架。老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这世间最美最好的梯子。”

□小小说

有桔初长成

○ 曹隆鑫

去年底，庭院一角栽下了一棵桔子树，今年春来，桔树上开了十来朵洁白的桔花，花开花谢从春到秋，那唯一一个挂果的桔子也由青转黄了。

“就不知道味道会怎么样？”妙生弯腰端详着。这样的弯腰端详，从它脱离桔花开始，从它一点点地长大，都记不清有多少回了。现在这个桔子，被霜打过后，更加金黄了。虽然不是很大，看上去可结实了。

说到“结实”这个词，妙生又想起远在校园的儿子。儿子去年寒假回家，正碰上他堂哥在荒坡上栽桔子树，儿子跑去帮忙，这棵桔子树，是儿子跟他堂哥讨要来的。从没有摸过锄头柄的儿子在庭院一角挥锄挖坑，那姿势乍一看去，还算有些模样，看来这几天在他堂哥那里学得挺多，也学得挺快。

侄子大了儿子几岁，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到外面打工去了。侄子在外打工有好几年了，做的一直是流水线上的活。流水线上的活虽是辛苦，可工资也挺高，大家都安安分分地工作着。那个地方的城郊有个桔园，长的桔子个大汁多味甜，每次他们回家，都会买些桔子带回来。侄子动了心思，有次回来，从桔农那里弄来了一棵桔树，侄子把它栽在屋后的荒山坡上，很快挂果，一吃，竟也是格外甜。去年底侄子就从工厂辞职，在承包的荒山坡上栽下了一棵棵小桔树，绵延着有十多亩。今年秋天，桔树上也零零星星挂起了还黄里带青的桔子。侄子在桔园入口处拉起一条横幅，上书“头茬蜜桔采摘品尝节”，没想到来了很多人，整得比过节都热闹，还听说，有大客商当即就跟他签了采购合同。

看着侄子的干劲，妙生不由想到儿子。儿子就是一棵温室里培养的苗，什么苦都不曾吃过。这次帮他堂哥栽桔树，倒出乎妙生意外，竟是儿子自己找上门去的。侄子的手里起了一个个水泡，妙生看着都觉得疼，稍感欣慰的是，儿子没喊苦喊累，反而在他们面前说着堂哥的担当，提起堂哥，佩服的很。

儿子上学了。

每次和儿子视频聊天，每次都聊不了几句，几乎都是儿子匆匆先挂断。有一天，妻子在视频里跟儿子说，他栽下的桔树长了一个桔子，儿子立即要他妈妈拿手机到桔树旁。后来的每次通话，约定俗成般，儿子都要看一看这棵桔树，看一看桔树上长的桔子，看着桔子，必定还要问一问他堂哥的桔园。

桔子长成，妻子叮嘱妙生：“这个桔子，就等儿子放假回来，让他自己来摘吧。”

这都已经放假了，儿子还没回来，儿子在视频里跟妙生说：“爸，我在这儿做志愿者，今年回家可能要晚了。”

能回来就好，妙生在心里想。一天又一天，天气转冷，妻子在视频里叮嘱儿子要多穿衣服，别冻感冒了，在外特别要注意安全。儿子也在视频里跟妻子交代出去要戴口罩，不要几天都戴一副口罩，不舍得扔，“那不安全。”儿子在网上买了好多口罩寄来。

似乎儿子不怎么提他的劳动果实了。很快妙生的预感就变成了现实：儿子寒假不回来了。也就是说，儿子过年不回来了，这是儿子长这么大，独自一人要在外过年。妻子听儿子说罢，转身眼泪憋不住就流出来了。

妙生每天都要去庭院看一看桔树，看一看还挂在枝头的桔子。妙生和妻子，谁都没有要动手去采摘的意思。

寒霜过后，桔子更显金黄了，远望过去，像一轮初升的小太阳挂在碧绿的桔叶间。



荷菱风清（扇面）

郭 敏

枣饼模子

○ 许金芳

新近回老家整理旧物件，翻出了枣饼模子，也让人想起了我们这代人的婚嫁旧俗。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杭嘉湖平原，特别是太湖沿岸有婚后第三天新妇携夫回娘家谢亲，当天返回，俗称“回门”，娘家要做枣饼送给新妇新夫的习俗。次年正月里，新郎要在岳父作陪下，到新妇娘家给至亲长辈拜年；新妇要在婆婆作陪下，到夫家给至亲长辈拜年，俗称“吃蹄子”，至亲长辈要递红包送枣饼的礼节。特别是新郎在接受枣饼和红包时要邀请拜过年的至亲长辈携家人择日汇集到男方家庭赴宴，以增进双方亲友的相互了解，并作为双方来往走动的开始，俗称“汇亲”。

我家这个枣饼模子，寿桃型，外径尺寸约“27×11×3”厘米，内径约“11×10×2”厘米，中间繁体“壽”字倒刻，周边桃叶纹饰。它的诞生，记得是我16岁那年，父母亲商量后请来了东阳雕花匠，在家里雕刻了半个月花板，给我添置了一张老式的雕花床，顺便雕刻了那把枣饼模子，材质是黄杨木的。

若大的一个村子上百户人家都知道我家有个寿桃型枣饼模子，做出的枣饼大小适中，配成对形状好看，四邻八舍的乡亲都来借用。进了腊月，如酥的阳光，晾晒出农人的好心情，村子里的喜事增多。结婚的新人“回门”，新客人新娘子“吃蹄子”枣饼是必不可少的赠品，枣饼模子更忙碌起来，几乎天天不得空闲。笑声伴随着稻米的香气在村里升腾，乡亲们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把日子过得充满滋味。

祖母是制作枣饼的高手，左邻右舍有什么喜事，都要请她过去帮忙。她做的枣饼总是白中透亮、青中发光、不黏不滞、柔嫩鲜艳、香甜适中。记得那些年，制作枣饼时，祖母会叫我和母亲围在大圆竹匾四周，手持印模，学习按压。枣饼的做法是：取出筛好的糯米细粉倒进陶盆，加入适量的开水，揉匀成团。接着，揉成球，擀出一片片手掌大小的圆形薄饼，加馅包好，再用枣饼模子印压出喜庆图案。最后，放入炊具，慢火蒸熟。出笼时的青的、白的饼子，质感甜柔，老幼皆宜。

枣饼，主要是在男女青年结婚时用的，寓意祝福早生贵子。其他的仪式不用枣饼，比如生日，就做寿桃（也是一种用糯米粉做的形状如桃子的团子）。枣饼与寿桃的区别是：枣饼是扁形（有专门的木质模板），寿桃就是团子，形状做成桃子似的。但不管是枣饼还是寿桃，单位都是用“对”计量，即1对就是2个。每对分别是一个青的和一个白的组合。无论是青的还是白的，其正面（即上面）都要点红点，镶嵌花色。

枣饼，故里的民间食品，不但是佐茶的点心，还是馈赠亲友的佳品，凡婚嫁更是一种必备的讨彩之物。多少年来，喜庆的枣饼，以及这种“枣饼”婚嫁习俗，至今仍在太湖西岸一带的一些村落，延续着。



还是少年的时候，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几个男孩在河埠头的樟树下磨草刀，准备结伙去地里割草，母亲和几个妇女在河埠头洗衣说笑。

打着铁耙下田的土根伯走过来，不无担忧地说，“田里最怕鸭舌头，地上最怕癞蕨头，鱼池里最怕黑鳢头……”沈家后底的池塘可能去冬清塘漏了网，几条黑鳢头繁殖出一群小黑鳢头来，还怎么养鱼？那些家鱼苗不成了它们的美食？糟了糟了！这可如何是好？”

妇女们七嘴八舌地惊叫起来：“大家过年等着吃鱼呢！”“汲吧，不能汲；捉吧，不能捉，真是难哪！”这时，母亲说话了，她说，“土根弟！怎么不叫这班小孩子去钓啊？都是钓黑鳢头的高手，钓光也不行啊！”土根伯一听，乐了，一拍大腿说，“对哇！先去钓黑鳢头吧！”

这把我们乐坏了。平时在学校读书，回到家还得侍候棚里的几只山羊。虽然钓黑鳢头最拿手，可机会不多，没有母亲的吩咐还不出手呢！若母亲吩咐：“晚饭菜还没有呢，快去钓条黑鳢头来！”才拿了鱼钩出门去，还不忘说一句：“你把钹子烧着了，我马上就钓来！”看，多牛！

于是，回到家里，把放在抽屉里的钓钩拿出来。这钓钩是用破旧的凉伞钢骨磨利再折弯制成的，钩尖而锋利；钓线是母亲搓成的苕麻线，紧细而结实。再将母亲的晾晒衣服的长长的淡竹拿来，把钓钩苕麻线的另一头扎牢在竹梢上，就成了一把钓子。

扛了“钓子”，一边往沈家后底走。一边捉田埂边的“狗屎田鸡”。别小看这“狗屎田鸡”，它可是黑鳢头最爱吃的美食，于是就成了我们最喜爱的“鱼饵”。我们边走边用手捉，一路就捉了好几只，足够。

来到池塘边，把“狗屎田鸡”扎在钓子上，用细线扎牢。那“狗屎田鸡”



云溪古松间（国画）

慎 荣

进城记

○ 萧 行

小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到县城的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一走，逛一逛，买一本心仪的小人书，再美美地吃上一碗薄皮小馄饨。哦，那幸福的感觉多像六月的毛毛雨，细细打湿每一根毛孔。

大概是从我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年的初夏，奶奶总会带我去一趟县城。县城离我家有二十里路程，那时县乡还没通车，赶一趟脚，得2个小时。星期天早晨，我和奶奶会起个大早，沿着露水微凉的乡间小路，一脚高一脚低向着县城匆匆前行。奶奶挑着满满两筐鸡蛋，压得扁担“咯吱咯吱”地叫唤。我挑着两只老母鸡，两只母鸡分别装在两只网袋里，一晃一晃又一晃的。我们一路穿过叶家村，河桥村和木竹弄，约摸一个时辰的样子，我们才拐上去县城的长和公路。

我和奶奶在木竹弄凉亭小憩了会儿，又开始上路。我心里鼓荡着一股莫名的兴奋，脚步跑得欢呼雀跃，只一会儿，奶奶就被拉在后面一大截。过了南石桥，前面就是高家墩了。高家墩这儿有个火车道口，有时，道口的栏杆会放下，行人和车辆分停在铁轨两边。稍顷，一行长长的货运火车就会“哐当哐当”呼啸而来。一节，两节，三节……我默默念叨，数着一节一节从我跟前“呼呼”而过的车厢。说实话，数着数着我就数忘了。

智钓黑鳢头

○ 赵长根

张着小嘴，像要吃虫子，定引得那凶猛的黑鳢头食欲大增。然后，在池塘边寻找合适的位置，等待下钩。

我们知了，这么猛的头，黑鳢头不会在烈日下暴晒的，这时，小黑鳢头定是在浮萍底下“躲凉”，等待着“狗屎田鸡”“光临”；大黑鳢头都是“老奸巨滑”的，这会儿定是躲在野茭白草里“乘凉”，没有“美味佳肴”还不愿出手呢！

猫狗找到了一个好位置，看到密密的浮萍中有个小小洞，他知道这里有黑鳢头在“躲凉”。于是找准机会，悄悄地把钓子放下去。只把钓杆拎了两、三下，“哗啦”一声响，小黑鳢头咬钩了。这小家伙凶猛，食性强，冲过来就咬，还以为这是美食呢。可惜没咬牢，猫狗把钓杆用力一拎，脱钩而逃。悔得猫狗连连跺脚！

一会儿，寿福也找到机会，浮萍中间有一个空洞，空洞边“狗屎田鸡”动起来，而浮萍下水波涌动，寿福断定有戏，于是，轻轻放下钓钩。寿福把“狗屎田鸡”拎得像要吃小虫子。突然，水下“哗啦”一声，寿福的钓钩一沉，随即被水下那家伙拖了就逃。寿福可不急，由它拖了一米多远，用力把钓杆一甩——

谁知这一甩用力过猛，把钓钩的苕麻线线甩在一棵歪脖子麻楝树上，在树枝上缠了好几缠，那半大的黑鳢头挂在树上挣扎，这可把寿福急坏了。在猫狗“爬树爬树”的喊声中，寿福褂子一丢，往手心“呸呸”两口唾沫，赤脚就往树上爬……

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因为我想钓就钓大的，大的钓一条有多过瘾啊！我围着池塘转了好几圈，在几丛高大的野茭白后面看到了机遇：一条较大的黑鳢头在阴影里“乘凉”，那如木头似的黑不溜秋的身躯，半沉在水下摇头摆尾，两鳃一张一合，随时有攻击的可能。

翻过铁轨，越过黄土桥，我们从人民南路南门桥进城。百货公司、农资部、干货店、水果店、小吃店挤满街道两边。初升的太阳，透过法国梧桐浓浓的缝隙洒落我一身，映在我脸上。哦，雒城，那一刻，一阵凉凉的快意透过衣领直贯我的脚上。

人民路解放路的十字路口，坐落着邮局、影院、新华书店、钟楼饭店，这里是城市的闹市区。十字往西，街道两边，是临时的农贸交易市场，卖菜的，卖肉的，买菜的，逛街的，熙熙攘攘挤成一片。我们的鸡蛋和老母鸡就是在这零零星星出手的。鸡蛋7分钱一个，母鸡一元钱一斤。

然后，我会拿着奶奶赏给我的两角钱，一路蹦蹦跳跳进路口的新华书店，脸贴着玻璃橱窗，挑挑选选，购上一本心仪的连环画。奶奶则会在新华书店隔壁的供销社，扯上几尺的确良，给我们兄弟做夏衣。然后，我们沿着解放路，一家门店一家门店往东逛去。印象最深的是老剧院路口的人民照相馆，临街的玻璃橱窗，一幅幅装潢精美的俊男靓女的相片，点亮我少年灰蒙蒙的记忆。

我们选了一家靠近解放桥的小吃店，要上两碗小馄饨。薄薄的皮，小小的陷，再撒上点点的葱花，哇，那味道，至今回忆起来，还久久地在唇齿间流转。

这条“隔年头”，老奸巨滑，不是容易对付的家伙，得使点手段。我悄悄把钓杆伸过去，把“狗屎田鸡”往旁边拎了几下，估计这家伙已看到，但知道它不会立刻冲过来，而是选择躲开。果然，一会沉下去不见了。

过了好一会，估计它也有等不及的时候，若是“狗屎田鸡”“跳”到别处去了呢？不待出击更待何时？我悄悄又放下水去，往草边拎了几拎，“哗——”一声巨响，这家伙猛冲过来，咬住“狗屎田鸡”拖了就逃。好！看你往哪里逃！我紧紧拉住钓杆。

它“暴跳如雷”地挣扎，我趁势慢慢地往岸边拖。待拖得离岸边近了，我用力把钓杆向岸上一甩，那家伙一下子抛在半空中。待到它划了一个弧形，“噼啪”一下掉下去时，我知道“坏”了，因为我的背后是水稻田。一下甩进水稻田里。

幸好猫狗、寿福过来帮忙。我让他们守住通往池塘的两个缺口。我自己则在齐裤裆的稻苗里到处搜捕。终于在几棵稻苗边发现了，我伸手刚一碰上，“哗啦”一响，像利箭似地向前窜去。这激起我的性子，赶紧追了上去；它窜哪我追哪，直追得它晕头转向，一个不及直冲向田埂，我一下子扑上去，狠狠地擒住它，尽它凭力挣扎就是不放手。

终于擒住了。这“隔年头”，足有三、四斤重啊！

那天，我们三人都有收获。不但为队里出了力，还能美美地吃上一餐。我想，黑鳢头虽然凶猛，但它只能在鱼类中称王称霸，哪能跟我们比较？尽管老奸巨滑，诡计多端，可那是小儿科！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张志和在雪溪垂钓鳜鱼，可不一定有如此乐趣；又是雨天，又不是黑鳢头那么好斗，哪有这过瘾啊！

中年的记忆

（组诗）

○ 张敬华

自 得

风停下来，我不需要用风来辨别方向，一棵树拦在路
上，
我像风闪到一旁。

内观而自得，池塘睡莲开，
喝一口白茶，性子太急，茶水太烫，
我学会放下。

用树枝在地上涂鸭，
偶尔抬头望一下结痂的天空，
心无挂碍。

躲进山里，躲过尘世喧嚣，
但躲不过花白的头发，中年的
记忆和遗忘。

石 头

一堆沙子被弃在马路上，
其中的一粒，比其它的都大，
我称它为石头。
车疾驶而来，石头最先被轮胎压着。

“为什么在采石场它没有被完全粉碎？”
“为什么它被弃在这里？”

这块茫然的石头，想回到南山上。

——它怀疑自己
不是一块石头，我也怀疑它不是。

沙子的命运，就是渐渐地忘记自己是一块石头。

采石场

原始的一座山。
石头活成树，活成草，活成溪水，
活成飞禽走兽。

而在采石场，一座山被炸伤，
炮声和硝烟溅起的伤痛，从山上滚下来。

当一粒石子，像子弹一样飞起来——
能够抵挡它的，只有风声。

时 间

多好的安慰，我知道它会到来，
像光一样照耀。

然后它暗淡了，一个世界的孤独，
存在我心里。

它任性，每天都来敲门，
我拖着受伤的腿给它打开
虚掩的门——

它把手放在我的额头，
它曾想带走我的不幸。

多好的安慰呀，不久前才感到它的吝惜，
我将活到自己的晚年。

离我更远了一些

睡梦里，一块石头敲打另一块石头。
醒来听着叽叽喳喳的鸟声，
我打开窗，将一块石头扔向窗外——

天下了雨，忽然我意识到，我两手空空，
什么也没有。

“窗台上的月季花开了。”
只是叽叽喳喳的鸟声，离我更远了。

河姆渡遗址

让我惊骇的是它的存在，
七千年前的太阳，还没有腐烂！

似乎只有泥土把残骸埋葬，
而挖掘是一种痛。

瓷器般的容颜，依附于草木，
凿井取水，风把柴门关上。

炭化的干栏式民居，
被倾斜的陶钵和骨耜支撑。